

科學



孫克兵學新論

李浴日編

世界兵學社發行

CARL VON CLAUSEWITZ

## 林 序

在分崩离析互争消长之春秋时代，因为客观环境治乱理势之要求，遂孕育孙子之兵学思想，而成为武经之冠冕。在拿破仑睥睨欧陆欺凌弱小之十八世纪末叶，因为报仇雪耻，遂产生普鲁士之克劳塞维慈而成为兵学上西方之一颗彗星，此两氏在其各个当时运用兵学所取得之成就；孙氏将吴，则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克氏则有一八一五年之滑铁卢之役，而使拿破仑一败涂地，此二氏伟大之成就，犹不在当时之事业，而在孙氏所著之《孙子》，克氏所著之《战争论》，振古铄今，放兵学界万代之异彩。

《孙子》十三篇，尾川敬二谓：「在兵法上具有最高权威」，阿多俊介则称：「为万古不易之真理」。《战争论》一书，史蒂芬谓：「德国有能力的军人，都是本书教育所赐」，吉尔伯特则称：「本书是一切军事家政治家枕中之秘本」。是两书在兵学上之权威，已形成东西两方之代表作。

李浴日先生为富有研究精神之时代兵学家，现任世界兵学编译社社长，当中日战争启幕未久之际，而有《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译著；兹值抗战与侵略，民主与纳粹两大力量在东西两方面作最后决斗之今日，复有《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编纂，以阐发与贯通二氏最高斗智之指导与秘诀，其用心之深长，当不难体会，希望我国每一个时代战斗员各手一编，而从中觅得与把握孙、克二氏之兵学神髓，以运用于各个战斗场合，吾深信其必所向有功也。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林熏南敬撰于曲江

## 编者序

孙子与克劳塞维慈同为世界的兵圣，其书俱称为东西兵学的代表作，这是人人所周知的了。《孙子兵法》产生于中国，却成为东方兵学体系的柱石，克氏《战争论》产生于德国，却成为西方兵学体系的轴心，就时间说，他俩是「先后辉映」，就空间说，是「东西媲美」、「兵学双璧」的妙喻，不是虚发的吧！

可是真理并不为时间所限，亦不为空间所限，孙、克两氏兵学的的光芒早已放射于世界每一个角落了。

近年来中国兵学界出版关于《孙子》研究的专著，层出不穷，关于克氏《战争论》的译本，亦有好几种，如瞿寿禔的《大战学理》、训练总监部的《战争论》、陆军大学的《战争论》，黄焕文的《大战学理》、柳若水的《战争论》、傅大庆的《战争论》（后两种译本，仅出有上册，尚缺下册），此外尚有我在译中的《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成田赖武著）。至关于孙子与克氏兵学的研究论文，散见于各地报章与杂志上为数亦不少，惟读者为时间与空间所限，往往未能一一尽窥，不无遗憾！且以这浩瀚的作品，又待取舍校正和编序，以便读者之研究，这一件工作竟又轮到我的岗位来了。在这书里，除已发表的作品外，仍有特约稿数篇，这是值得一提的。

以下让我把孙、克两氏兵学分开来作一些评论：

孙子生于周敬王的时代，距今二千四百余年的当时，以书法的艰难，没有纸，也没有笔，在兵学上竟能完成这一部不朽的名

著，真令人惊叹不置。日本研究家曾誉为：「不朽不灭的大艺术品」。又为「古来帝王的秘本，将相的秘本，及其它一切斗士猛士的秘本」。可见是书的价值。迄今译本已遍于英、美、法、苏及德、日等国，尤以日本小鬼子最为倾倒。

我国兵书，有所谓「七书」者，（可称为兵学丛书或兵学集成），即《孙子》、《吴子》、《尉缭子》、《六韬》、《三略》、《司马法》、《李卫公问对》等，就中以《孙子》为「鹤立鸡羣」，其它六书虽各有特色，但在军事哲学上却比《孙子》差的太远了。

孙子的不朽，自有其原因在，即他所建立兵学的理论，仅是原理原则，不涉于枝叶末节，以此供人而做千变万化的妙用。故它的原理原则，就是在现代的总力战上、立体战上，依然可以适用。总之，它是不因时代的推移，而失掉它的生命。

可是《孙子》全书，迄今亦非无可非议之处，而我们应澈底清算的，就是他所说的「伐国」及「掠乡分众，廓地分利」的思想，不待说，这是古代封建军事主义的表现，亦今日所谓侵略主义，（克氏亦犯此种毛病，读者一阅该书，便可了然）。可是今日中国的战争思想是进化为反封建的、反侵略的救国救世之三民主义的战争思想了，详见拙作：《中山战争论》。

要之，《孙子》这部书是百分之九十九可取的，它是我们民族的传家宝，今后我们应切实奉为兵法圭臬、国防指针，不应再以怀疑学派的态度，来吹毛求疵，信口雌簧，说它是什么杜撰的了。尤其我觉得最可笑的，竟有人臆断它是战国时代山林处士所

为，我总想不出从狗嘴里可以掘出象牙来，以一个没有实战经验的普通处士而可以写出这一部不朽的军事名著。尤其是这种论调足使国人失掉对它的信心，以至轻视它的真理，于民族国家是有损无益的。

其次说到克劳塞维慈的《战争论》：

兵学家真是不易多见，在孙子二千多年后，欧洲兵学界里，才有德国克劳塞维慈的出现。克氏在十九世纪之初，以十二年的长时间来完成这部《战争论》，使兵学起了划时期的发展，真是孙子以后的第一人。克氏的军事天才，除今日我们从他的遗著中领略到外，即当时彼的良友格奈塞瑙将军致书鲁登伯格亦说：「克氏奇才，实是国家的栋梁，倘若我不克居军之高位，愿隶克氏而为下属」。可见克氏的见重于当时。克氏一生无赫赫之武功，当一八三〇年德法战争有再发之兆，德皇曾内定格奈塞瑙为最高指挥官，克氏为总参谋长，这正是他立功的良机，惟战事未发，已于一八三一年与世长辞了。

克氏的《战争论》，自问世以来，所博得各国兵家好评，兹不可赘。惟据我今日对克氏这部遗著的研究，认为它确是一部不朽的武力战或军事战的名著，不是把政治战、经济战、思想战及武力战冶于一炉的全体性战争的书。可是现代战争已由过去的单纯武力战进化为全体战。克氏在其著作中，虽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他是侧重于外交方面，并没有论及内政应采取如何方式。虽有多少关于经济战、宣传战与间谍战的言论，但分量上未免太不够了。再就它在武力战上而说，因为克氏的眼界太局限

于大陆，所以他没有提到海军问题、陆军与海军联合作战问题。又因为时代的关系，没有谈到空军，亦为必然之事。还有一种最坏的影响，就是他过度颂扬「绝对战争」的思想，力断「战争为暴力无界限的行使」，及反对战争哲学中混入「博爱主义」，因此养成德国军人极端残暴的性格，表现于上次欧战如此，即在这次欧战也是一样，欧洲文明殆为纳粹所摧毁了，所以我们研究克氏的理论应排除其渣滓，摄取其精华才可。

可是克氏的《战争论》虽是一部陆战的书，其中却有许多原理原则也同《孙子》一样的不朽，而可以应用于现代战争的各方面，全世界的军人们依然要当为必读的兵经。

其次就孙、克这两部著作的形式说，孙简而克详，就所用的哲学方法说，克氏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法，孙子的也合乎辩证法。惟孙子的兵理则比克氏高深得多，他日有暇，容作详谈。还有，孙、克的著作均有其独特的作用的，即孙子为引起吴王注意，于书中每举吴之世仇为喻，如说：「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又说：「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克氏为唤起德人运用其战理而报复德国世仇——法国，便以对法作战而结束全书，智者用心，东西同一。

孙子逝了，克氏逝了，他们伟大的精神遗产犹闪耀于人间。孙子而后不知发生过多少次战争，克氏而后也不知发生过多少次战争，在过去的战争中，暂按勿提，惟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却深深地感觉到他俩太忽略武器的重要性，即他俩没有强调应如何发

明新武器，以促进战争，如何使用新武器发挥最大的威力，以博取战争的胜利。武器在他们当时还没有表现着特殊的惊人力量，即一生在中国铁器（仍是戈矛、刀戟之类）刚刚使用于战争的春秋时代，一生在步枪火炮刚刚使用于战争的欧洲十九世纪之初。今日战争是科学战争，是工业战争，没有科学（且要发达）便没有工业，没有工业（且要发达）便不能制造新武器，没有新武器（且要质量第一）简直不能参加现代战争，所以今后我们为建设必胜不败的武力，就要认识孙、克兵学的缺陷，而积极发展科学，发展工业来建设机械化与摩托化的新部队才可。

憧憬于虚无缥缈之和平的中国人们呀！你们是要受战斗学术——孙、克兵学的洗礼了。我老实告诉你，今后的世界是不会永远和平的，你们还是空谈和平，坐让铁骑蹂躏，抑是脚踏实地来接受战斗的学术，起而自强自卫？其实以今日的中国来说，非发展兵学不足以起衰振废，非发展兵学不足以立国强国，非发展兵学不足以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和解放。

**李浴日**

序于桂林、衡阳旅次，时民国三十二年六月二十日

## 再 序

现在虽已进入原子战争时代，但孙子与克劳塞维慈的兵学依然有其不朽的价值；虽说将来原子弹有不用可能，但不管在将来任何战争中，尤其是在现阶段军事上，他俩的兵学却为每一陆海空将校必读的经典。

本书原名《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刊行于一九四三年之韶关，现改名《孙克兵学新论》再版，曾抽出有时间性的论文，如陈纵材先生：《以孙子兵法分析德国五年来之军事行动》及拙作《从孙子兵法分析敌人进攻粤北的溃败》两篇，另征得杨耿光先生的同意，编入其大作：《孙子的战术思想》一文。这是要请陈先生原谅，并向杨先生致谢的。

我自还都以来，已先后出版了《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网要》及《孙子新研究》两书。惟觉得为增进读者对这两大巨人的遗作了解，还有把本书再版的必要。在这里，我觉得把我们兵学界的良师益友的作品编在一起出版，不胜愉快之至。其中如杨耿光先生、吴石先生、万耀煌先生、林熏南先生、徐庆誉先生、萧天石先生、谭彼岸先生、李纯青先生都是多年的良师益友，惟有林夏先生则未见面，彭铁云先生当时虽近在咫尺，亦无缘识荆，仅有通问而已。

最后，谨祝本书各作者康健，并望读者赐予指正！

李浴日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于首都



## 从《孙子兵法》分析敌犯粤北的溃败

最近我们在粤汉铁路的北端刚刚打了一个胜仗——湘北大捷，跟着在粤汉铁路的南端又打了一个胜仗——粤北大捷，这真是先后辉映的两幕壮剧。抗战到了第三年，是我的胜利年，反之是敌的失败年。半年来，我已打了几次大胜仗：在中条山、在太行山、在鄂北、在湘北、在粤北。

敌在在中条山、太行山、鄂北、湘北的惨败，暂搁勿论。这次在粤北的溃败，我试从《孙子兵法》作一个脚注。《孙子兵法》是兵法的圣典，它的原理原则可以说明历史上每一次战争的胜败，自然，这次敌人进犯粤北的溃败，也逃不出《孙子兵法》的原理原则。

日本原为一个野蛮的国家，一切文化均由我国输入，据云日本之有《孙子兵法》，系由吉备真备到唐留学时携返。自此以后，历代军人，奉若圭臬，莫不悉心研究与运用。例如名将武田信玄曾摘录《孙子·军争篇》：「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四句名言写上军旗，竖于营门。八幡太郎受兵法于大江匡房，于陆奥之役，因忆起〈行军〉篇的「鸟起者伏也」，故看见雁群乱然飞起，遂断为有敌的伏兵，得免于危。日俄之役，联合海军总司令东乡元帅于对马海峡的大海战，大败俄国的海军，其战法亦出自孙子，彼出发时携有一册《孙子》，于战胜后，曾道其战胜之理：「以逸待劳，以饱待饥」（见〈虚实〉篇）。陆军大学讲授孙子，天皇亦受孙子于师傅。近代学者专家，对于《孙子》研究的书籍达数十种，不独全国军人，即一

般人也有着一种研究《孙子》狂，由此可以看到日本军人所受《孙子兵法》的影响，亦可以看到日本军阀此次侵华对于《孙子兵法》的运用。《孙子兵法》是一部对外攻略的兵书，最宜于军人侵华的采用，尤其孙子所主张的「不战而屈」的战略，「速战速决」的战略，与客兵（亦即敌地作战）使用的优势，更为敌阀所拜倒。「速战速决」的战略，虽为近代德将毛奇、史蒂芬、赛克特与英国军事家普拉、意国军事家杜黑所极力主张，却以孙子为创始者，孙子是两千年前的天才军事家，彼〈作战〉篇说：「其用战也贵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故兵闻拙速，未覩巧之久也」。这个战略，固为用兵上的善策，但决定胜败的因素很多，没有具备各种因素而妄用之，则必失败，正如砒霜可以医人，亦可以杀人一样，自古以来，没有绝对必胜的战略战术，全视用者如何而已。这次敌人进攻我国，运用《孙子兵法》的原理原则之处很多，而其违反孙子的原理原则之处更多。从前我曾写过一篇《从孙子兵法证明日本必败》，在这里，我仅就本题来说。

孙子说：「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

却说敌人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这次在所谓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大将及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的指挥之下，以三个师团的兵力，编为佐伯、土桥、樱井、久纳、三宅、藤井六个兵团，分为三路北犯，以主力（内有数千骑兵）选择我翁源线某军他调的虚隙，正如孙子所说：「攻某无备，出其不意」、「避实就虚」、「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开阖为虚隙意——浴曰注），又出以迅雷疾风之

势，正如孙子所说：「其疾如风，侵掠如火，动如雷霆」、「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进出翁源，直趋韶关，不必受重大的牺牲，便可以夺取我广东战时之政治军事中心韶关，藉以打通粤汉线，威胁我湘赣桂的侧背，打击我军民抗战的意志，挽回桂南作战不利的形势，与扩张华南的伪政权。但欲战争的胜利，光把握着孙子这两个原理原则，是不够的，因其远背孙子之处太多，便造成这次的败绩，重演拿破仑逃出莫斯科的惨剧，现我且根据《孙子兵法》分析如下：

#### （一）将军骄横

孙子说：「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将是军的首脑，将以谋为主，谋是运心，夺心则谋乱，谋乱则败，可见将心关系作战的重要，心的表现很多，骄是一种，将骄必败。从前曹操败于赤壁，符坚败于淝水，都是因为骄。孙子在兵法十三篇上屡言将士骄横的不可，〈始计〉篇说：「卑而骄之」，即是说为制敌取胜，示以卑逊的态度，使敌骄横，以便有隙可乘。〈地形〉篇说：「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即是说兵骄不可用，自然将骄更不能通谋制胜的。〈行军〉篇说：「夫唯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易是轻举妄动意，轻举妄动，就是因骄，将骄必为敌所擒。所以〈九地〉篇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即是说将军要有科学的头脑与科学的方法，这是反骄横的，也是反一切感情作用的，所以为将者必须能静能幽，能正能治，这样的计虑与行动，才能取胜。〈始计〉篇

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样，方可御下克敌，不然，骄横行事，必遭覆灭。

原来敌阀对中国的态度，一向是骄横的，自甲午战胜，及二十一条约由袁世凯签字后，已目无中国。尤其在「九一八事变」，不刃血而夺取我沈阳，更瞧不起中国，视中国若俎上肉。依田中义一奏折上所主张：「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洲，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算是敌阀骄横的总自白。敌人素认中国军人为贪生怕死、自私自利、争权夺利、不能一致团结对外。所以在「七七事变」的当时，便想以十五个师团，预期三个月，贯澈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征服中国，独霸远东，但我国军人与朝野上下均能团结一致对外，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号下，不惜任何牺牲，展开长期抗战，已将其速战速决的战略粉碎，但敌人以夺取了我许多城市及树立了好几处伪政权，仍是一样的骄横。

说到敌人对广东的态度，因为广东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表演过不少轰轰烈烈的事迹，如三元里民众的抗英、洪秀全的反清、冯子材的抗法、孙总理的革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起义，以及十五年的北伐，所以敌人认为广东人富有革命精神，相当厉害，而相当可畏。尤其是到了「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在上海给与重大的打击后，于是对广东人就加以特别警戒了。例如：日本士官学校停止招收广东学生，广东在日本的侨民，加以严密的监视等等。可是敌人经前年偷登大亚湾，进袭广州的成功，以及去年占领琼崖、汕头与钦州登陆的顺手，便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了态度，由敬畏变为轻视，这便是养成他对广东骄横的心理。板垣

是日本天字第一的战将，又自命为「支那通」，过去参加对华作战，一败于平型关，再败于台儿庄，这次被派来华充当总参谋长（西尾是总司令，但人老气衰，无甚主意，只是作彼的工具），骄气依然未除，于湘北大败之后，转犯南宁，又陷于不利，这时，且骄且怒，乃令目空一切。气盖华南的安藤中将率众北犯，安藤蛰伏广州已久，目击广州的一切，自然时时刻刻增加他的骄气，又认日本人是神明的子孙，得天保佑独厚，其心更骄，例如彼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从化司令部发出第五三一号作战命令，其开头即云：「得天独厚之本集团军，作战进展，极为有利」。于是昧于知己知彼、不能先立于不败之地、不能确立必胜的周密作战计划，例如不顾有无接济、不顾我方有无援军，便指挥右翼的孤军一直冲入我山地数百里，其骄可见，这便是造成他此次北犯溃败的主因。

## （二）不知己彼

敌人因为太骄横，自然昧于知己知彼。

《孙子·谋攻篇》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地形〉篇说：「知己知彼，胜乃不殆」，这真是千古不朽的名言。不过知己知彼是不容易的，关于知彼方面，敌人虽然利用汉奸间谍，但报酬太薄，人也不愿为他认真努力，自然得不到详细而真确的情报。关于知己方面，以骄气冲天，更不会知道自己的弱点。

〈谋攻〉篇说：「知可以战不可与战者胜」，敌人不知自己军队攻击精神的沮丧，反战空气弥漫军中，人人厌战，尤其是近卫旅团为天皇卫队，驻扎东京，过惯城市生活，不习山地战斗，被迫

来华送死，心中极抱不平，故一遭我军截击，便仓皇逃逸。据说：敌兵是很怕死的，当停住我村庄城市时，竟有闻我民众的枪声与鸣锣声，便慌张地逃回屋内，赶快关起门来的笑话。在知彼方面，他以为我军依然像过去一样的腐败，见敌即逃，不堪一击。殊不知我军自余总司令确实整理，张司令长官回来领导之后，士气大振，各愿为杀敌救乡而拚命。至于民众方面，自李主席主政以来，提倡民族正气、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铲除贪污、及发展国民经济等，早已提高大家抗敌的精神，军民打成一片，都在此次会战中表现出来了。同篇又说：「识众寡之用者胜」，兵力的大小是决定战争胜败的要素，从前秦始皇为攻荆国，问李信与王翦攻荆要兵多少，李信答道：「要二十万」，王翦则答道：「要六十万」，始皇佩服李信的胆识，用信将兵二十万攻荆，不足，结果以六十万破之，王翦真可谓识众寡之用的名将了。此次敌人进攻粤北，只有李信之昧，没有王翦之明，乃想以三个师团的兵力，包围六千四百平方公里的山岳地带，消灭我主力，夺取我韶关，自然兵力不足。敌虽知我韶关外围缺乏兵力，但不知我又粤汉铁路之便，立即可增援前来，故抵新江之敌，一与我援军接触，自知兵力薄弱，不堪一击，便狼狈回窜了。〈地形〉篇说：「料敌制胜……上将之道也」。即说为将者要先知敌情，和知敌所采的战略战术，方能制敌取胜者，但是敌人这次对我所采取的战略战术，却不明了。即敌不明了我战略，「以逸待劳，以饱待饥」（〈虚实〉篇），立于主动，引敌深入，实行反包围；又不明了我战术，「以正合以奇胜」（〈兵势〉篇），把运动战配合阵地战，不再集结兵力死守原有阵地，适时即分兵构

成机动兵团，向敌侧背攻击。所以这次敌人在源潭附近、牛背脊附近、及吕田、梅坑、青塘一带被我击破，就是以此。

### （三）计划错误

敌人因为不知己彼，自然所定的作战计划也是错误的，作战计划的错误与否，恒足以决定战争的胜败。《孙子·始计篇》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军形〉篇引：「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胜是必胜的计划意——浴日注）〈九地〉篇说：「运兵计谋，为不可测」，又说：「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墨是计划意——浴日注）。这都是力言对敌作战要先确立有正确的作战计划，方能克敌。但是敌这次进犯韶关，因为昧于知己知彼，所以所定的作战计划，分兵三路——左翼（据说为藤井兵团）沿铁路线北犯，进出英德，与右翼会师于韶关，右翼（为佐伯、土桥两兵团）由增城北犯，经梅坑进出翁源，夺取韶关与南雄。中路主力（据说为樱井、久纳、三宅三兵团，近卫旅团在内），乘车由从化经米埗墟，到良口墟，即分为两部，一部趋牛背牵制我正面兵力，一部由良口墟出翁源与右翼合流，构成主力，夺取我韶关与南雄。这一个大迂回，企图包围歼灭我保卫粤北的主力于佛岗一带，或压迫我佛岗一带保卫粤北的主力，濒于解体。这是欲以外线作战，击破我内线作战的，但因各路兵力不足，尤其不宜置主力于右翼的特别险阻地形，所以不独不能把我保卫粤北的主力歼灭或压迫解体，反为我由守势转为攻势，发挥内线作战的特质，实行反包

围，将其逐个击破。这是敌人作战计划的错误，同时也是敌人战略的失败。

#### （四）地形困阨

地形在武器进步的现代，虽不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却是补助的因素。孙子在古代对于地形很注意，〈始计〉篇说：「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同篇又说：「天地孰得」，〈地形〉篇说：「知天知地，胜乃可全」，这次敌人进犯粤北，于事先对粤北的地形，因为骄心所蒙蔽，没有侦察判断清楚。原来粤北的地形，如清远、英德、从化、佛冈、龙门、新丰、翁源、曲江等地，实包含《孙子兵法》上所举的下列地形：

- 一．绝地：〈九变〉篇说：「绝地勿留」。
- 二．圯地：〈九地〉篇说：「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圯地」。
- 三．围地：同篇说：「所由入者险，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
- 四．挂形：〈地形〉篇说：「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
- 五．险形：同篇说：「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

且在这种地带中，又有〈行军〉篇所说的「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这真是一个不易行军，不易作战的山岳地带。



这个山岳地带，粤汉铁路与各县公路早经我破坏，使敌的战车与重炮，不能前进参加战斗，即飞机因草木云雾的障碍，亦不易找到投弹的正确目标。行军有时跑数十里都不见一个村庄，食料、饮料非常缺乏，敌人到了这个地带，举目四顾，就会感到心寒胆散了。所以右翼部队当在新江墟一遇我援军，又因所带五日干粮，即将告罄，而崇山峻岭一层层的包围着，不禁手忙脚乱，大有全军覆灭之虞，只得拔脚向后回窜。回窜时，以山路窄狭，分为二路，日夜强行，天寒地冻跌毙岩谷中者甚多。沿途遭我团队与武装民众利用险阻，击毙者亦复不少，死尸与枪械、弹药、器材、文件遗弃道左，触目皆是。至敌在源潭附近时，曾为林将军廷华利用该处山地，布设袋形阵地，杀敌千余。其在英德、在牛背脊、在吕田、梅坑、青塘一带，亦为我军利用险阻，歼敌数千，敌人不知我恃有优越的地利，冒险前进，安有不自投罗网之理。

还有，用兵固贵迅速，但有时也有危险性的。〈兵势〉篇说：「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将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擒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又说：「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损」。敌军素以用兵迅速为特长的，此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犯粤北，其遗祸，竟逃不出孙子这番的预料之外。其次，〈九地〉篇说：「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是说军队作战要能协同动作的。此次敌人分为三路进犯粤北，当我击他的左翼时，右翼便不能赴援，击他的

右翼时，左翼亦不能赴援，击他的中路时，而左右翼亦均不能赴援，虽说各路各有任务，非用以相救援，但当截击他一路时，前后部队因困于隘路，亦不能相援救，只各自仓皇逃命。于此足见敌人部队间不能协同动作，亦是溃败的一因。

以上系就军事方面而言。以下再就政治方面而说：

军事与政治是有着密切关系的，所以在现代军事学上便有「政治战争」名词的产生。从前拿破仑进攻莫斯科，因为没有政治力量的辅助，终至败覆。德国在上次欧战的失败，并不是失败于军事，而是失败于政治——革命起于国内。孙子在古代早已看到政治在战争上的重要，所以〈始计〉篇说：「道者（指政治——浴日注）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同篇又说：「主孰有道」。〈谋攻〉篇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军争〉篇说：「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九变〉篇说：「衢地合交」。但是敌人这次进犯粤北，却没有取得政治力量的协助，像粤北各县的公务人员与民众，没有一个愿为他内应或向导，无法收买到乡间内间与反间。

〈用间〉篇说：「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也，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也，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也」。且沿途遇我村庄即放火，见我老少即屠杀，见我妇女即奸淫，无所不为，极人间未有的残酷，更使我民众非奋起杀敌，无以图存，这都是敌人政治的失败。所以我民众便实行空舍清野（使其不能「因粮于敌」，见〈作战〉篇，及「掠于饶野」，见〈九地〉篇）破坏公路，以困阨之，复沿途协同军队与团队截击敌人，尤以琶江民团更为英勇，动员了七千余人，执行游击战，杀敌数百，生擒五人，并夺

获军用品无算。其次敌人对我亦不能施其政治的伎俩，使我军如〈九地〉篇所说：「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修，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同时复因自己国内政治的腐败，民不聊生，军阀只为这己的升官发财，便驱士兵来送死，所以士兵亦不愿效命于沙场，做不到孙子所说：「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弄得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总之，这次敌人侵犯粤北，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因为违背了孙子的原理原则，便演成悲惨的溃败，头尾一个多月（去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今年一月七日），被歼一万余人。敌人虽熟读《孙子》，但不能活用《孙子》，所谓赵括徒读父书，大败于秦，就是这个历史的重演。这个历史的重演，现正是一幕一幕的展开着。要之敌人此次侵华，在孙子的显微镜下已毕露其失败的真相了，同时我们最后胜利之期，在孙子的千里镜中亦已看到日近一日。孙子铁一般的原理原则，在这次大战中，是这样的闪烁着它的光辉。

## 《孙子兵法》在英美

英国小说家布劳著/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译  
李浴日辑

（一）《孙子兵法》真是世界一部不朽的兵学圣典，现有英译本、俄译本、法译本、德译本、日译本。最近美国军事家松得尔恩氏（E. Sodern）在《读者文摘》上，发表《愚弄敌人的故事》一文曾述「孙子说：『兵者诡道也』，这是战略之祖孙子的至理名言。历史已证明孙子所说的正确，这位中国的天才战略家，于二十四世纪之前即草了一部《孙子兵法》，二十四世纪之后，全世界的军事学校，还奉他的书为金科玉律，列为必修科，足见武器虽有更变，战略的价值则今昔无异。」

（二）外国军事家对《孙子兵法》真是崇拜。最近美国伊里奥特少校著《纳粹的欧洲新长城》一文曾引证孙子的话说：「这永远是事实，公历纪元前五百年，中国的伟大战略家孙子便已说过：『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故我欲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之所备者多，吾之所以战者约矣。』」孙子逝世二千三百年后，我们又发现萧米尼氏有一篇文章说：『高垒深沟之构筑防线的办法，的确可笑之至。……』倘若我们假定有一条绵亘若干哩，目的在完全封闭一部份边境的防线，例如法国韦森堡的防线，前有罗德河，右有莱茵河，左有佛日山脉。似乎具备有一切的安全条件，但这些防线每被攻击时都遭攻破……这些防线不论天险如何强固，但因它范围的广大，已足使守军无法作周密的防御，而且每易被敌包抄，把一支军队埋葬在战壕里，这分明是一件愚蠢的行为。」由此可

见孙子不是「要塞万能论者」，而对要塞的评价，真足供我们今后国防建设上的参考。

（三）读者最好是在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明白我并不是一个军事专家。我最主要的职业是写小说。可是因为环境的关系，从当小孩子起就逼迫我严密地注意着军事方面的情形。我的作品中许多都是关于军人和战争的。站在小说家的立场，我在过去和现在，主要的兴趣自然在研究人，当我以战争为背景而写出一部小说，我所企图表表现的，乃是卷在战争漩涡中的人们，如何言谈，如何思想，如何感觉及如何举动。同时，我也愿意我所描写的战事的一切详情都要正确——譬如一个战役的战略，巧妙的战术和使用的武器和装备等。

上次大战时，年岁还没到达服兵役的我，在一九一四年就入了伍，等到一九一八年战事结束，我还是一个兵卒，年纪不到十九岁，躺在法国的一家医院里。这四年间以年轻而早热的经验，自然不可避免地使我对于当兵发生兴趣，关于这当兵的事我是永远忘不了的。可是，到了若干年之后，我才开始以全体作为背景而观察一个兵卒在其中的行动。战术战略就好像一部大机器，而一个兵卒就如这机器的小齿轮一样。这个观察的开始，是起于一九二〇年左右我结识了两个朋友的时候。这两个朋友一个是萧（即在阿拉伯作游击战的洛仑斯），一个是李德尔哈特，也是有名的军事史家和思想家。这两个人之互相认识，于我颇有尽力之处。因为他们的友谊，才会有那一部极充实而极有权威的洛仑斯传出现——这是在洛仑斯生前哈特所写，洛仑斯死后又加以修改添补的。

我告诉读者们这些事实，是想你们知道我虽然不是一个战略家或者一个军事专家，但是关于我要谈论的专，却并不是纯粹的外行，多少颇有研究，并不是从这次战争起后，现才翻军事史和军事理论来胡乱说的。

我现在要讲的题目，乃是在二千五百年前，一个中国人所写的关于战略的论文。《孙子兵法》这一部书，可以说是世界史中研究战略战术原理的第一部著作。但是书里所陈的许多学理，确是非常适于现代的应用。而在某一些点上，示出和我们现代的著作（包括洛仑斯和哈特）有着密切的连系。

中国孙子所写的这本兵法，最近在英国新译本出版了。英国托马斯费立普少校主编一部《战略基础丛书》，这部《孙子兵法》便是丛书的第一部。其它的四部是罗马人维杰希斯所著，杜塞克斯元帅所著，腓特烈大王所著，和拿破仑所著。孙子对于战争的理解，和他们中任何一人都有着同等的巧妙，同等的渊博。他说：「兵者诡道也……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这就是说兵不厌诈。如果敌人是从容安佚，你就使他疲于奔命而没有休息的机会。如果敌人的力量团结集中，你就设法使它分离。你要「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敌人如果力量团结集中，就得使它分离！」我们要记着这话说在二千多年以前，是在飞机、坦克、机关枪，或者步枪，甚至于毛瑟和喇叭鎗还未发明的很久以前就说了的话。而这次苏联在斯大林格勒之役，把德将冯保拉斯将军的大军截断时，正是一字不差地应用孙子的兵法。他所说的「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这两

句话，把用兵之道说得再简括不过了。经过这么几十世纪之后，去年十一月间英美联合输送军队在北非登陆，正是应用这个原理。

有些地方，他所用的辞句——就是在翻译本里面——也自然有点古香古色，奥妙难解。譬如说，孙子告诉我们：「杖而立者饥也。」这个当然是指古昔时代的小军队而言。那时用兵没有现在这样大的数目，因而司令之官，自可以用他的肉眼一眼把整个的战场观察清楚。但是不管武器、方法是如何地变迁，而战术战略的基本原则，到现在和当时大致还是一样。不同的地方，只是战略方面，现在更为技术化，更为复杂化而已，结果也就因为这样，现在行兵的错误比以前更多。

但是，孙子就在他的言辞最晦涩、最古气的时候，他对于二十世纪的行军，仍是语语中的。譬如说，他告诉我们战争之道，要受五个永恒不变的因素所控制：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所谓「道」也好像与其是关于战争，无宁是关于宗教和哲学的事。但是我们即刻发现这贤明的中国老人所指的「道」，乃是一种忠义之心，「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换句话说即是「举国一致」。同样，他所谓的「天」，是说「阴阳寒暑时制也」——这些因素，都是每一个大将在策定作战计划时必须注意的。所谓「地」，孙子说：「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现在的官兵无论谁都知道不先详细研究作战地的一切，决不能施行军事行动。

最使我感觉兴趣的事，乃是孙子把直接军事行动和间接军事行动区别得非常清楚。他说：「战以正合以奇胜」，即是直接行动可以用来接战，而间接行动即是制胜之道。又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即是攻击的方法不过两种：直接和间接。但是将这两种组合起来，可得出无数的军事行动。他是个有教养的人，便拿音乐来作比喻，使他的意思，更为清楚。他说「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

我敢说读者们都知道在近五十年来，军事专门家之间曾有一个争论，即是在战场上决胜之法，以那一种为最好。一方面主张制胜唯一的方法，乃在找出敌人最强之处，迫使决战而以更优势的兵力把敌人粉碎。这种说法便是主张用直接行动。这一类的主张者把他们的论据——我认为是错误地——放在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慈的战理上。我们可以大致地说，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的大战里，法国的福煦和英国的海格即是以这个学理为基础而行动的。

另外的一派认为克劳塞维慈氏的文章作得那么特别的艰涩难解，决没有上述的这种主张。这一派专家，主张用间接行动的方法。他们说：「要避开敌人的主力。」应用神速和伪装的方法，使敌人不知道你的意向和行动——记着孙子所谓的兵不厌诈——集中你的力量去攻敌人的弱点或者没有防备的地方。

在我个人看来，这种战略在根本上非常健全。李德尔哈特所著《间接行动之战略》一书里，以著极详细的专门知识而形成的方法，即是这个方法。哈特的主张，基于他的理论较少，基于拿破仑的实施者较多。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战里，哈特认为



洛仑斯在阿拉伯和西里亚发动的游击战是非常的健全也非常的辉煌。我这样的说，相信决不是误解哈特的真意。洛仑斯曾以少数移动的兵队，获到巨大的战果，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同时，哈特认为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战壕里，所实施的直接阵面攻击，不惟是浪费生命和武器，而且在原理上极不正确。

在这一次战争的初期，我们知道李德尔哈特曾受到极严厉的批评，因为大家都认为他在主张设一个普遍坚实的防御，以抵抗任何可能的攻击。实际的事实是哈特并没有作过这样的主张。他在过去的十数年中，曾密切地注意着坦克的发展以及其它攻击的方式。现在，他实际所说的话——并不是这些话误传的结论——已为人们详细在研究，因而他的伟大的影响又恢复起来了。

更进一步，任何一个人只要公正地观察战事的发展，就知道哈特所主张的间接进攻的战略，正是协约国所采用而获到成功。苏联绵密地排好时间，从几处向敌人采取攻势，就是用的是这个战略，又它包围德国几处极强固的、刺猬式的据点，所用的是这个原理。还有，苏联的攻势，是经过一段消耗敌人力量的守势之后才进行的——这正是哈特多年以来的主张。又在北非的登陆和英国沙漠军团从埃及到突尼西亚的大进军——途程在一六〇〇哩以上——我们都可以看出这同样的间接进攻的原理，被采用着为一个世界大战的战略。老实说，这是公开的事实。十几世纪以前中国的孙子已经把这根本的原理定下了。困难的地方乃在于这个原理的应用，又在于近代这种技术复杂机械纷繁的战事里，怎样把握住这健全正确的基础观念。我相信将来的史家，一定会承认这次

大战的后期里，李德尔哈特的影响之重要。同时他们也不会忘记二千五百年前中国的这一个大战略家——孙子的贤明。